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傳卷五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傳卷五上

明 王應電 撰

秋官上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書周官曰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太宰刑典曰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小宰刑職曰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司寇主治中以裁物之過或禁于未發或刑于已成故掌邦之刑禁曰刑暴亂除盜賊皆其所有事也曰詰姦慝詰邦國糾萬民詰者廉察之義糾者舉正之義曰刑邦國曰刑百官者與

刑罰稍異蓋法則之意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已上並遂士之類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司約之類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音玄　掌囚　掌戮刺屬圜囚戮並司刑之類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貉當作貊○已上並屬司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音娶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已上並屬布憲

冥氏　庶氏音注　穴氏　翨氏記翅二音　柞氏音窄

薙氏音涕　硩蔟氏硩摘惕二音蔟清猲反　翦氏古剪字　赤犮氏音赫跋

蟈氏　壺涿氏　庭氏已上並冥氏之類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已上並屬大行人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已上秋官之屬凡六十一官秋主以法則夷萬物司寇掌邦刑故命名曰秋司刑以定辠司刺以參伍赦宥掌囚以拘繫司厲以收奴掌戮以刑戮司圜以收教皆刑官也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各掌其地之刑也司隸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司烜條狼脩閭銜枚主巡察布憲主警戒司約司盟主結信皆禁于未發刑期于無刑也夫殺以止殺豈徒刑戮之是務乎司民掌民數若曰主刑者民之司命貴以生生為心期于治而已殺一人而民數斯欽一則用刑敢不慎乎秋之義使萬物各遂其性大行人掌邦交之禮辨上下定民志使各止其所和莫大焉又主以刑詰四方也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以法則馭圻內諸侯也冥氏已下十二官刑法施及于禽獸也職金五行秋屬金也犬金畜也舜命皋陶曰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兵刑兼掌之而寘于四門特設四岳一官周禮則以四岳之事屬之秋兵則專掌于司馬蓋後世政刑之繁不得不分秋官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萬物各正性命之象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舒氏曰以天地春夏四官文例之詰四方三字衍文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聖王撫世經權之用未嘗相離所謂典常者豈執一而無權度哉唯其有輕重平中三者故能如權衡之稱物靡不適均垂之久遠而無弊也平國者素治安之國不幸而有犯辠用中典者治以常行之法刑當其辠之謂也新國者王朝之臣初出封為諸侯或荒僻之地始立君長而治之者禮文未備德教未孚其

有犯辠者斯可矜也故于中典而稍輕之能改即止而已亂國者舊染汙俗若殷邦之沉湎于酒陳鄭之耽溺于淫春秋諸國篡弑叛逆之相尋其人習于不善所犯辠惡雖以德教諭之而不從故于中典稍加之而重庶其畏威而不敢為惡也三典以制刑即洪範之三德以制治蓋中典即正直輕典即柔克重典即剛克呂刑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掌建邦之三典者自立國而即有此三典故大司寇掌之以佐王儀刑諸侯之國俾無失禮詰察四方之故使無違法所以為弼教也此與世輕世重上服下服異者世輕世重以時言彼此一時若戡亂則武臣重承平則文職重治久則人多奔競亂離則與之官爵而不欲民散則田多荒蕪民聚則田價騰踊刑罰當以此為低昂上服下服以情言同一辠也情輕則服下刑情重則服上刑此三典則以各國言義各不同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暴司市作虣

糾者察舉督聚之義人情玩惰廢弛威之以刑則提起而斂束也野自遂而外之稱若耕稼溝涂輓漕築鑿凡任衆者每事責其成功偷惰則功不成刑所以糾其致力軍若伐國大田戍疆兵車之會凡用兵衆者兵法順命為上失守則違犯將命刑以糾之政典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使以死守為事也鄉謂六鄉亦凡閭里聚居之稱百姓家居以脩德為貴孝為德之本鄉八刑糾萬民而罪莫大于不孝也官謂凡百官府有官府之責者舉用賢才所以脩職立事制官刑警于有衆若伊訓之三風十愆宰夫之

失財用物辟名以不稱職為糾也國謂王都中四海兆民所止而市肆中尤萬衆之所集大約多巧偽而暴横故以慝朴為上以縣虐為糾司市以賈民禁偽除詐以刑罰禁虣去盜與凡偽飾之禁所謂上慝也加憲徇朴之罰則詐偽除暴横去矣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圜音玄罷音皮○圜土獄城也築土為之罷民惡人不從化有似乎罷收者害人謂過失罷于法若抽拔刀劍誤以傷人之類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寘之圜土使不得出以困其心也施之職事使食其力以強其罷也明刑者書罪方版著之于背生其恥心也凡此皆所以聚教之期其改而已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虞書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圜

土乃流放之刑而屏之遠方大暑如辟譬所謂海外千里之外不同國者即虞所流之宅故云能改者反于中國也餘詳見司圜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造清到反劑字計反

訟相爭曲直者獄鄭氏謂相告以辠名者凡訴訟之詞無有自知其非者茍無對辨則文致其惡無所不至必兩造具備而後可以聽其是非大者口說亦無憑據必兩賚其劵書而至然後可以斷其誠偽矢以直為善束矢百矢入之以明其不枉金以剛為德鈞三十斤入之以明其不屈金之品不同豈以事之大小為差歟聖人之情以使民無訟獄為主故必使兩人偕至則辭不獲逞兩劑並陳則詐不可逃而各入

束矢鈞金則心有所惜故雖健訟者多相與和解而止矣此所以為禁民訟禁民獄之法也然此謂事有疑似兩相不直而各欲訴辨者耳其有強暴不順理良善受其枉屈者則彼何憚于兩造何俟于兩劑而亦何靳于金矢哉則其長當自達之所以有肺石之設也或疑金矢之入人之貧富不同若直而受其金矢既非所以示罰且必有頑民寧舍金矢以累貧民者柰何愚謂此特立法之始欲以止人爭訟之心耳若訟結之後或舍之或舉之主于戒其不直而達其困窮在乎聽訟者權之而已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辠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辠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

日坐五月役其下辠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桎音質梏音谷

嘉石石之美者舊說以為文石是也取名于嘉者以變惡從善之意朝士掌之辠過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即衺惡而敗俗者木在足曰桎在首曰梏司救云士加明刑而此不言者梏盖明梏即明刑也坐諸嘉石欲其變惡為美也役諸司空勞之而欲發其善心也辠之輕重大約五等而其坐役之近遠以是為差無非欲其奇衺者化為平民故曰平罷民也州里主相保受司諫職又云以行赦宥凡民之治必從其有司故坐役既㪚必用州里之屬任其能改不為非協同司諫之赦宥然後宥而舍之無任則不舍其慎重而不敢忽如此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辠其長

惸（乾營反）

肺石赤石也肺之色赤其動為聲取名于肺者以贅出自中而不安之意幼而無父曰惸老而無子曰獨惸獨老幼謂老而獨幼而惸皆天民之無告莫為之助者鄭氏曰無兄弟曰惸未詳或究抑不得伸或困苦莫知恤凡有赴愬于上而其長吏弗與達使立于肺石之上必三日而後士聽其辭欲得其情實也以告于上者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朝士率之以擊鼓復辠其長吏恐小民不能達者非止于是治一以警衆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義見大宰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有事相期恐其無驗刻之于書以為信曰約有事相結恐其背約要質鬼神使違約者得禍曰盟凡有盟者必有約謂其所盟事之辭也必大司寇涖其盟書者盟出于省刑之意也天府主明神大史主禮法內史司會主攷治大事六官皆與故竝受其貳而藏之按盟約唯見于大史而天府內史司會及五官竝不載者蓋互見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定安止也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斷兩分之也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弊畢其事也

邦典者治教禮政刑事之六典也大宰以典待邦國之治諸侯獄訟謂邦國之事有不舉也故以邦典定之而使之安所止也邦法者屬職聯常成法刑計之八法也大宰以法待官府之治卿大夫獄訟謂官府之治有紊亂故以邦法斷之使兩分之也邦成者比居簡稽版圖傳別禮命書契質劑要會之八成也大宰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庶民獄訟謂百姓情偽無窮不信此八成也故以邦成弊之使畢其事然此乃聽獄之大凡耳若皋之求無竊則有司刑二千五百條在也或謂邦典即大司寇建邦之三典邦法即小司寇之八辟麗邦法邦成即士司之掌士之八成此說似是而實非也三典通于一國豈止于諸侯八議通

于上下豈止于卿大夫八成皆主于為國害豈庶民所常有之事乎不若從舊説為善

大祭祀奉犬牲犬金畜也故犬人屬于秋官掌共犬牲而大司寇奉之也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大祭祀有誓有戒誓謂禁厲之辭不共有大刑之類也戒使有戒心七日戒三日齊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大廟之内戒百姓也此誓與戒之别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而大司寇涖誓百官者大宰百官之領袖故掌其誓大司寇刑官故臨之則百官自肅也百官在朝皆執事有司故大宰戒之百族王之族姓雖不執事亦必與祭有親親之恩故戒于廟中而大司寇掌之也

及納亨前王王親割牲時祭之日亦如之王行祼獻奉其明水火詳見司烜氏凡朝覲會同前王受諸侯幣及酢諸侯大器亦如之贈含等事

凡祭祀朝覲會同大器必大司寇前王者大事以莊肅為主大臣可嚴憚者莫如大司寇故使之前于王一則使王生敬共之心而無非僻之干一則使羣臣起嚴威之心而敬共于王也

按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夏官司爟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也蓋五行之德土冲氣濁而不明木氣温昏而不清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內影其光藏匿而晴唯夫金之為德于行為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燥烈月至此而皎潔萬物

之在宇內者夷者夷革者革靡不濯然明潔此秋之為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必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明火明水先王所以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于大司寇而特設司烜一職以掌之此周禮一書所以與造化周流而無礙也

大軍旅涖戮于社

不用命者與夫所獲因徒在師則戮于軍社凱旋則戮于國社然大司寇臨之蓋有當訊鞫者亦刑官之事也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蹕止行人以衛至尊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 外朝雉門朝也朝士

掌灋小司寇掌政致萬民者鄉大夫職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也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國危謂冦戎之難若周公之討亂也國遷謂邦都不安而欲去故即新若盤庚之遷殷也立君謂無冢嫡或有而不堪嗣選于諸庶子之中德均以卜也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鄉去聲○羣吏侯國使臣在天子之國故曰吏舊謂府史胥徒此等自屬庶人安得反在鄉大夫之右且詢而曰大豈止國内之臣與其吏民哉死刑大事故三刺亦與此同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擯拼之使前以叙進者先羣臣次羣吏次萬民也

國危國遷立君三者社稷萬民安危所繫小民合而聽之則公故必謀及庶民所以有三詢之禮也朝士

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即此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謀及庶人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即此羣臣西面謀及卿士也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即此羣吏東面蓋天子視外朝則諸侯來朝者及其陪臣皆與此謀及天下也諸侯或在或否臣之聘問者常有之故此與下文三刺皆止言羣吏朝士專掌外朝之位故特為詳耳王氏曰志在王也謀在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斃謀則以衆謀為稽而斃之于王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大司寇所受于朝之獄訟及鄉遂縣士職聽于朝都家上辠刑于國者小司寇咸聽之五刑者刑罰以治辠之書司刑所謂墨劓刖宫殺各五百也用情訊之至于旬乃斃之訊音信讀書則用法

以五刑之書聽萬民之獄訟以萬民之辠而麗于五刑然不敢乘快用已見而遽決之必以懇惻之情再三訊鞫求其可出之門而不得至于旬而後正其辠呂刑所謂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也至用刑之時又必以辠狀之書讀之于囚使之心服其辠而後加刑不服則復加審問如此則刑者與用刑者兩無所憾而天下無寃民矣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辠不即市

命夫命婦有獄訟則使其屬為坐若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是也一則不使獄吏褻尊者一則養其廉恥信義之心也同族與有爵者同掌因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也必以適甸師者得辠天地祖宗不敢赦也不以即市者可殺不可辱為名分恤

也先王所以貴貴親親如此其厚人有不自重而輕犯刑戮者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聲字無義蓋誤文也洪範貌言視聽思作五事疑此亦是事字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凡獄訟皆主在上之人聽而斷之故此五事以聽為主聽獄之法或因彼所見之情而聽之或形之以意作其情而後聽之威明變化真情畢露而姦偽莫逃在乎上之人精誠所至神而通之耳辭聽者察彼原訟辭有差與否與吾以辭反覆問難而彼有錯亂否也色聽者觀彼色之定否與吾徵于色而彼有懼不懼也氣聽者觀彼氣之壯否與吾發于氣而彼有畏不畏也耳聽者觀彼之聽有皇惑與否而吾務聰其耳以聽之也目聽者觀彼之目有驚懼與否而吾務明其目以聽之也大約有理者辭直氣壯色定視

聽不借無理者辭屈或支離色動氣怯視聽違則以五者參互錯綜人之情偽自不能遁此古今聽獄訟之瀆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辟壁闢二音

辟法也亦為開闢之義邦法所以正萬民之辠過者也以八者開釋之法與邦法配合相與比埒較量而折衷之以定其刑罰故曰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也八辟皆由于大宰之八統親王五屬及外親有服者故王舊知或共學者貴自命士已上賓作賓王家親故貴賓皆于王躬有所關繫平日之所尊禮賢有德

行者能有才藝者功若司勳六等之功勤謂盡瘁事國雖未有功而有成績者賢能功勤皆于國家有所裨益平日之所優渥不幸而有辠豈可同于草野齊民之倫而無所辨哉故必擬議以開釋之蓋可赦即赦次則為之末減其必不可赦則若王三宥之盤水加劍盤于甸人有爵者不梏不為奴同族者不桎梏無宮刑雖當刑當殺而其禮自不同蓋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賢達吏禮賓八者天下之大教故以禮待之使信義常行于君子而益知自重不以拘繫束縛困辱之則小人常知所敬畏而朝廷為愈尊也

以三刺（探問）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殺也）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清志反）

刑主于中殺非私怒宥非私恩故必以三刺而後庶民之獄訟得斷之于中也所謂三刺者謂探問廉察之即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及司刺三刺之瀆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也其位解見前聽民之所刺宥者覸萬民之情或欲殺之或欲寛之也民之所欲刺則情之重者因而服上等之刑民之所欲宥則情之輕者因而服下等之刑也殺之宥之固不由于一人之私亦不拘于一定之法訊之以萬衆之情辯之于大公之地故曰國人殺之此刑之所以為中而合于天心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條義與下文孟冬祀司民相屬解見下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大賔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器亦如之〇小師涖戮〇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鑊月郭反辟音闢）

此數事皆與大司寇同職大司寇于大祭奉犬牲大師涖戮故此小司寇𦍒掌其小者大司寇于禋祀五帝奉明水火故此則掌其實鑊以貢納烹以亨之水朝覲會同大司寇前王故此于賔客后世子之器則前王而辟國之大事則小司寇𦍒使其屬蹕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上文大比登民數一簡以司民職攷之當屬此小司徒職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司民職三年大比以萬

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與此每歲之禮皆同但每歲則止于王畿三歲則通王畿内外耳孟冬萬物成時故祀司民之星為萬民報祈司寇主其祀者刑以生民為事秋為收成之時也王拜受之者民王者所天故重其禮也圖國用者冢宰制國用之法食浮于人則藏以待乏人浮于食則詔王殺邦用所謂進退之也登于天府與國寶拜典而共隆也内史司會以攷治冢宰以制國用故並藏其貳

歳終則令羣士鄉遂等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此脫末句乃命其屬九字

帝王之治惟其中而已刑罰之事尤不可以少偏嚴刻則民罹于非辜姑息則民輕于犯法故謂獄辭為

中也歲終當攷其屬故令羣士若鄉士遂士之屬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凡民皆天所生之子凡刑殺皆天討必登之于天府庶幾愚民不敢以玩法有司不敢以擅用王者亦奚得而私好惡哉

按小司徒于攷治之後即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故此末句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當繫于此謂以刑官屬吏若鄉士遂士職金大行人等屬入會致事于大司寇大司寇因之以致于冢宰也義見大宰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以小宰之例推之當云刑象之法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正月之吉大司寇縣刑象之法于象魏故小司寇率刑官之屬觀而令之

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邦國都鄙不及徧觀法久不幾于玩乎故命羣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即布憲所謂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也如是則每于歲首王灋必徧及于溥天而無不知者矣小司徒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亦此意但地官布教灋而秋官則布刑法也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此句乃歲終之事不當在正歲後解見前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刑罰之設期民之無辠過而已禁者揭其尤不當犯者而示之及其未發而過止之也木鐸徇之于朝則

衆莫不聞書而縣于門閭則衆莫不見所以自然有所警惕而不犯于有司也聞且見矣而猶頑然麗于刑戮者不亦少哉此五禁之法所以為左右刑罰也與大司寇五刑相通五禁之序先王宫次百官次國中次郊野皆由近及遠禁者治于未發治必自近故其序如此終之以軍者軍不常用故也不言鄉者舉野而鄉在其中矣五刑之序莫重于軍而首言野刑者野人未教不知灋凡有役事雖以軍法從事而不純用終不易治故以之為先次軍刑莫有重焉者也次鄉刑居民辭訟為多也次國中市刑止于憲徇扑而已終之以百官其麗于刑者寡矣皆先難後易刑施于已發刑罰後君子故其序如此不言宫刑者蓋禁者期于勿犯刑則犯而戮之有宫禁者秋官掌刑之事無宫刑者刑不上大夫之意如此而猶有犯法者故小宰掌建宫刑而戮于甸師氏親貴與凡民待之自不同其在天文亦有貴人賤人之牢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此與上文之禁相似而有辨禁者施于歲首之時主閉絶其非心戒者孔子曰不戒視成謂之暴謂于作事之時常戒敕提撕使之勤事或未至于刑而先丁寧之或不幸而有刑罰復申敕之期民之不犯故曰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也誓字從折決斷之義以必不犯為意也若書甘誓湯誓等篇及此條狼氏所掌軍刑特重故誓于軍旅用之誥大言以告之也若書大誥康誥等篇會同大衆所集故誥于會同用之禁者遏止之使勿犯也若無干車無自後射禁麛卵禁毒矢射人情赴利欲爭先出力欲推後故禁于田

役用之糾者督察之意若司虣搏其不可禁司稽察其犯禁胥襲其不正曰搏曰祭曰襲皆糾之謂也國中莫雜于市故糾于國中用之憲謂縣灋表示若鄉大夫令羣吏攷法于司徒各憲之于其所治小司寇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布憲憲邦之刑禁都鄙于王朝為速故憲于都鄙用之也按此五禁大畧自其重者言之然祭祀田役亦有誓封國有誥大司寇五刑兼糾而言凡縣法象魏皆憲蓋亦有通用之辭不可執一而論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鄉合當作合鄉字誤于鄉字下也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地各有守此鄉州之事人各有行列此伍兩之事夫然則鄰界不相通鄰伍不相救于是乎有逐盜賊于

鄰境壅水以病鄰國者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矣此則等而上之合其鄉州黨族之聯若二鄉則公一人亦合鄉之證也族師五人為伍十人為聯矣此則等而上之合其卒旅以上使皆有聯其在于軍則夏官合之若穰苴灋十五為隊司右合其車之卒伍則總萬二千五百人之車合而為一百五十乘之伍大國之三軍天子之六軍並統于一大將也如是則不特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二十五家為閭使之相受而已凡其居民卒伍之相合而為聯者靡不相保不為非有以相安而居不善衆共發覺所容受皆良民有故則用以比追胥之事有罪奇衺或佚賊則刑罰相及追捕有功則慶賞相共是合六鄉為一家六軍為一人矣武王曰予有臣三千唯一心正謂此耳夫士師刑官而掌合聯之事者蓋使人各其心雖欲詰姦慝除盜賊其可得乎此周禮職掌有匪夷所思也詳見後若邦凶荒條下

掌官中之政令鄭氏曰官中政令士師所施政令惟在大司寇官府中也○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獄訟訴辭各有司存若卿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獄訟其有不決則士師審察以告于大司寇斷而弊之所以推究夫邦令使無不盡也

掌士之八成士刑官也刑者一成而不變已下八者一國之大禁必刑無疑故曰士之八成也

一曰邦汋汋音酌○說文井水或有或無曰㶈汋故鄭氏解汋為斟酌之義邦汋者刺探國家陰事虛實動息以告于敵國也○㶈音計

二曰邦賊謂謀叛逆背其主而欲從他人者也

三曰邦諜諜音牒○敵國來行反間者即夏官環人之諜賊也

四曰犯邦令國有大戒禁不得為而故犯之

五曰撟邦令撟音義與矯同拂戾也○國之善政令當遵而故矯拂之已上二者即禁暴氏之亂

暴力正也六曰為邦盜若竊國之寶玉神祇之犧牷牲也七曰為邦朋比周罔上也八曰為邦誣若詐稱制命偽造符節即禁暴氏之矯誣犯禁也

按天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萬姓戴君之心生于其性此王者立國必法禁周密使不軌之徒不得而逞然後能保其社稷為斯民主若八成之邦汋邦賊邦諜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撟邦令不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者攘竊姦宄盜其君者也邦朋邦誣不利于國欺其君者也苟縱而不問必至于亂亡相尋司寇所詰之姦慝莫此為大士師所以定為八成必誅無赦蓋國家安則斯民乃安孰謂周公非公天下之心也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荒辯之法謂辨其年之豐凶廩人所掌四鬴三

鬴二鬴之灋若食不能人二鬴則為大凶之年治之使無至于失所也令移民通財移民以就穀通財以給其不能移者糾守督察其要害及財穀聚處以杜姦盜竊覬覦之心即司徒之除盜賊也緩刑輕舉出之使自食其力

按比閭卒伍乃地官夏官之職而秋官亦掌其追胥合聯之事荒政通財乃天官計邦用地官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治荒辨之灋蓋為治必從其本未有不教訓之而可以相安者未有不救其饑寒而能止盜者故秋官掌除盜賊而必兼夫保任荒辨之灋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至于為盜也苟徒設刑罰以待有舉之至不同于張羅綱阱擭以取禽獸者哉此周禮之司寇所以異于後世之刑而六聯之相成不可以一職拘也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傳音附

小宰八成聽稱責以傅別聽買賣以質劑傅附近之民以為保任別判書以為之合約劑相期約之劵書也凡以財獄訟者必正之以此而後誠偽可辨非此則不聽庶民無敢苟簡于其始而獄訟可省矣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勝國之社稷殷社也周勝殷故曰勝國之社自殷已亡言曰喪國之社自殷之地言曰亳社其實一而已

社稷祀地祇主達天地四方之氣無有屋者春秋書亳社災是亡國之社有屋矣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義不明正愚觀媒氏聽陰訟于勝國之社及司烜氏屋誅之文而始知其說也夫建國必立社稷者有土者報本之大禮也國滅則更置社稷故謂舊社為勝國之社其必屋之何也為宮刑已下

而用之司烜氏所謂屋誅是矣蓋戮人于社主以示衆然剸割之施不可以風而國社又不可以屋故于舊社而屋之以行肉刑耳又聽男女之陰訟亦於此一則以其言之不可聞于衆故于屋中一則以犯淫者必至于覆亾故于喪國之社也至其有祭不幾于二社乎蓋舊社有得山川之氣祈水旱而獲應者民族相傳于此自不得廢其禮非若國社之有常祀也以其掌于秋官故以士師為之尸○剸音顓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與大僕小臣同刑官人所嚴憚故復掌其辟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鄭氏曰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匜盥手王則將獻尸而就洗盥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祭先王先公則小祝職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祼事沃盥則唯祼時而已○匜音移

洎鑊水洎忌冀二音○謂增其水也小司寇實鑊士師

續而終之

凡刉珥則奉犬牲刉珥音饑筵○刉珥解見夏官小子士師卑故奉犬牲止于刉珥

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躬帥其屬以衛宸居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氏曰逆軍旅違將命也左傳荀吳敗狄于大原將戰魏絳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此逆軍旅之戮也犯師禁干行陣也鷄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曰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此犯師禁之戮也按舜令皋陶作士兼治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兵刑本一職故軍旅涖戮禁戒

禁屬刑官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刑官屬吏之月要歲會以小司寇入會于大司寇也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為郊郊外為野帥其屬亦躬為之

前王 前驅辟蹕

常觀周人所以保護至尊之禮可謂詳且備矣凡行大禮則有所以前王者以大臣有威嚴者附麗于王使人見之而自然嚴憚也其出入也則有所以前驅者偕行而在前猶清道之云也有所謂辟者避除行人使不衝突不祥之類使違避也有所謂蹕者國家有大事凡不急之務不急之人禁止之使不行以備

非常也故大祭祀朝覲會同大喪則大司寇前王大賓客后世子之喪則小司寇前王而辟大臣可嚴憚者莫如司寇小司寇稍卑故兼以辟也大僕王出入則前驅小臣王燕出入則前驅此皆親臣故每出入無不從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士師刑官故專其辟也邦有大事恐人心專一姦宄竊發大小司寇宮正師氏士師或船帥其屬或使其屬隨王所在而蹕以衛至尊蹕于王宮王門所以衛宸居也至若王宮出入者皆尊貴之人且多宮嬪其禮不可不嚴閽人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一以貴貴一以別于男女之際也○朝之公卿大夫皆以高爵而在民上不可與衆人伍也故鄉遂縣士公卿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各為其主而辟也○五服諸侯皆南面之人入天子之國則以賓禮待之不可以失禮也故訝士賓客入于其國則為之前驅而辟居館則帥其屬而蹕無使有暴客侵掠之患也○若朝士

師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則以大衆所聚恐壅塞貴者野廬氏凡有節者與有爵者至則為之辟新至其館及舟車蹔互恐有所妨凡此皆貴貴之道也○蹔擊通

天地之化非因以秋氣之嚴凝肅殺則萬物無以堅實向裏而造化或幾乎息矣人之道亦然非有嚴毅方正之節斷制裁割之宜則善無以立惡無以刈治已治人無一可者故司寇者以剛斷果決制天下之過者也夫天之有秋也主于成物也六官之有刑也主于生民也蓋殺其殺人者而後能生其不當死者刑其傷人者而後能續其不當斷者此祀司民獻民數與夫司民之官必屬之秋官也故為司寇者匪徒明刑之云也當以天地好生為心至誠惻怛早夜孜孜思所以納民于無過之地然後可以稱是職此孔子以使民無訟為貴而曾子不以得獄情為喜也歟是故大事為之誓戒隨事為之禁令隨人為之糾戒

隨地為之致詰不信也而為之盟約有過也而納之圜土常以禮教齊之惟恐其出禮而入于刑是即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意也至于皐陶為士而曰日宣三德日嚴祗敬六德帝之稱皐陶曰罔或干予正惟其先克剛嚴武毅閑邪存誠民是以不怒而威也其進規于舜曰兢兢業業是欲帝道之以德即周禮大事前王雖不言所以而禁戒之意在其中也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則欲畿內外之居民上者靡不以正率民即朝大夫統都家之治大行人以禮親邦國而戒糾之意實默寓也皐陶為士蠻夷猾夏者亦主之故大師則司寇涖戮蓋小爭則為訟大爭則為兵故亦與夏官聯事也不幸而有入于辠者則刑故無小非剛明則不得其中所以謂之刑中而人自不犯于有司此帝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乃歸之皐陶之方祇厥德方施象刑惟明也或疑秋官之屬惟行人為大夫餘多止于中下士然則司寇之官其視五官為小

慭是不然後世刑獄之事視古益煩大小司寇所以祗慎揆度務欲使朝廷以及于四海刑期于無刑既已無所不用其極至于昆蟲草木之微亦在刑禁之中其所以位育之功實與五官相為始終惟大行人一官則主于賔四門而詰邦國其體統尊交際隆故其職為中大夫朝大夫一官所以領袖于都家而昭明畿內之本職金則為國用所需然皆上士其餘各屬不過清白一心敬逆天命惟刑之中而已所以止于中下士且他官多有在王所者故其官多大夫此則在王所者惟大小司寇其餘則不容以兼他官故其職自卑而與五官不同耳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鄉士主六鄉及國中之獄云掌國中者六鄉之獄總在國中也職主刑獄而必先掌其民數而糾戒之者

以生息為務糾詰戒令俾不抵于刑罰所以生之也

聽其獄訟受其寬抑想詞聽而理之察其辭察其曲直虛實辨其獄訟辨其辠狀輕重異其死刑之辠而要之大而入于死者次而入于刑者分異其書之而為之要書所謂要囚也○旬而職聽于朝職專也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聽于棘木之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司刑掌五刑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及凡用刑之官○獄訟成士師受中成謂已結正中謂刑當其辠無過不及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協日鄭氏謂和合支干善日若今望後利日是也今陰陽家人死者值凶神則有凶煞重喪恐其傷善類又刑未入于死者亦當得吉日也陳尸三日以示戒○

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辠之疑而當赦或在八議而當免者當行刑之日王親至其地以免之

夫于獄訟察而辨之異而要之固無不盡心矣然不敢自是也于外朝大公之地容其反覆訴辨遲之至于旬日更不以他事淆奪虛中泣之庶司刑者與刑者皆無憾也于是司寇折斷其獄完結其訟然又不敢自專羣士各出所見而議之或從初議或有他議有从重而輕有从輕而重務協厥中也至是士師受其中更無可生之途矣然恐其以死傷生必協日而後刑殺之其有可議者則王親會而免之嗚呼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周之用刑如此其慎真父母之心哉劉氏曰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于市與衆棄之非王可專也以此知雖在八議之中必反覆議成其辠而後免之豈若後世之肆赦與

賜鐵券而預免其死辠者哉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大祭祀若祭天南郊及四時迎氣于四郊大喪紀葬于郭外大軍旅王行出疆大賓客諸侯來朝卿士各掌其禁令使無犯命帥其屬夾道而蹕使不得侵犯因其所致之民而為之禁戒也

〇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邦事謂有國家政事行于國中或出疆也其喪謂塟于墓也共為之前驅而辟卿士三公所管轄之吏故為其主而辟也

〇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之大者由六鄉之路有犯命者鄉士即而戮之以警衆此以其所管轄之地故為之禁戒也

按刑官主蹕禁尊者之行在旁而蹕止行人在前而闢清道路戮其犯命皆蹕禁之事故鄉遂士等掌之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主六遂之獄者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主甸稍縣都凡公邑之獄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主都家之獄者疏云采地在王畿四方故云方士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訝迎也主侯國獄訟及迎

賔客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辠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

邦有大事聚衆庶者遂人帥所治之民而至也遂士掌其禁令誓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郊有大事者謂大事而經其地則掌戮其犯令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辠而要之

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

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

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

會其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掌其縣之禁令大役即縣師所謂軍旅會同田役之戒也縣士掌其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器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有大事者亦謂大事而經其野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辠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冦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

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八則有刑賞之威王朝主馭其大略故但書其刑殺之成與聽獄訟之人不著其刑殺之地不會其刑殺之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大事聚衆庶亦謂軍旅田役等以王事動衆也則為之掌其禁令

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灋者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修此灋歲終復省之亦掌民數之意且以灋攷都家之治也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所上治猶上計之意都士家士所上治方士主廉察

之

方士聽都家之獄訟脩省縣灋主都家所上治蓋以王官往涖都家有事則至王國也解見朝大夫

按鄉遂縣方氏四官所掌凡三事大畧相同曰司民數而糾戒之也曰聽獄訟而刑殺之也曰大事而為之禁令也其不同者四曰各掌其獄之地也各掌其民之數也職聽與會免各有期也所禁令之人與地各有司也鄉士掌王國及六鄉而其獄在國中故曰掌國中遂士掌六遂而其獄在近郊故曰掌四郊縣士掌甸稍之獄在遠郊之外又自二百里至四百里凡都家所餘之公邑皆屬焉故官以縣稱而曰掌野方士掌都家所上刑中故曰掌都家此其所掌獄之地不同也○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遂士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縣士各掌其縣之民數而糾其戒令方士以時修其縣法各以其所屬生

民為心戒令為先此其所掌治之不同也○其職聽于朝鄉士旬遂士二旬野三旬都三月則以其地有近遠隨其所至以為期也其刑殺鄉士于國市遂則各于其遂野則各于其縣蓋各因其地以示戒也其究之鄉則王會其期遂則三公會其期野則六鄉會其期亦因其地有近遠勢不能偏會以尊卑為序也若都家則但書其刑殺之成○與聽獄訟之人而已此其所掌斷獄弊訟之不同也○祭祀喪紀軍旅田役之禁令鄉士掌六鄉遂士掌六遂縣士各掌其縣方士各掌其方各禁戒其所率而致之民也其有大事而戮其犯命者鄉士于國遂士于郊縣士于野各禁戒于其所治之地也其大臣有邦事而為之辟鄉士于三公遂士于六鄉縣士于大夫則各為其主也此其所掌禁令之不同也都家迷大事不及故方士不言戮其犯命又方士不常在國故不言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辠刑于邦國諸侯自得專其國內臣民之訟凡所掌四方之獄訟者謂侯國兩相訟或人訟諸侯于王朝者然訝士掌之因而曉諭以辠麗于刑之則以定其爭也

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治猶正也若元咺訴衛侯虞芮爭田之類必先造于訝士一則事有所統二則訝士可平則平之不必煩于士師亦省刑之意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平也所獄訟之事或涉地土人民援証多歷年久者曰亂獄士師不能遙斷故訝士必親至其地而平之

邦有賔客則與行人送逆之賔客在郊門之內送其往而逆其來也

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賔客行于國中之道或以己事適野訝士為之

辟除行人所以貴貴也居館則率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在國

按館之後訝士為之蹕止行人及有暴客則誅戮之所以安客館也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賓客出入于王朝則先道之其有朝貢之政事則佐佑之皆使無失禮之意○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大事征伐田役訝士讀其誓命之詞及五禁之灋

按訝士掌事凡三獄訟其本職也辟蹕誓禁刑官所在人無敢犯也賓客之送迎道贊刑于百辟之意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天子外朝臯門之內雉門也主國之大詢司刺之三刺司寇之聽獄訟六官之縣邦法者朝士掌焉故以官名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

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棘赤心外有刺可以為藩衛臣之忠赤而藩屏王室之象也三孤六卿其位凡九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其服亦九故左右棘之數皆從九羣士從孤卿大夫皆王國之臣也羣吏諸侯之卿大夫記所謂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也羣吏從諸侯皆畿外之臣也槐黄中通理臣有中德之象三公三人故槐之數亦三州長衆庶在其後凡州長黨正之屬與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亦在其中矣舊以府史為羣吏豈以庶人之賤乃列羣士之右乎小司寇之大詢司刺之三刺其位皆然也

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嘉石肺石解見大司寇

嘉石在左者畢之而示辱故罷民立之期使等于平民肺石在右者揚之而使伸故窮民立之俾無不達此設石左右之不同也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以鞭呼趨且辟者語意猶云以鞭行呼而辟也執鞭所以為威高聲而呼使人聞之趨且辟者大衆所聚恐有賊者壅塞貴者故往來循行而為之辟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若立中門背闕而坐過闕不下也錯立歷位踰階也族聚也族談相與聚言喧嚚也朝士幷皆禁之已上外朝灋禁

外朝圖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獲鄭氏云俘而取之也人

民謂奴隸逃亡者或未戲男女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貨賄曰得人民六畜曰獲必使委于朝告于士者以待人之求不告者即為盜亦止盜之法也十日而失主不至則彼無意于得或已無主然後收舉之大者如古帝王器物之類則入于官非小民所當畜也小者即與得物者上不專其利也此視司市為詳蓋彼專指市肆中此則兼舉國中也　已上獲遺舉貨之

灤〇俘

音孚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外朝聽訟之地萬衆各恃其血氣之私持其好勝鬬爭之說而趨往焉苟無期日與其所以當聽不當聽

之則訟何時而息乎凡士之治謂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鄉士一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職聽于朝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邦國則期而治于士民有不服者當于此時而訴辨則士師受之過其期則不為之理庶乎知有限節不至于爭無已時連年不決也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屬音辱傳音附

有責者借而責其必償上下券書為證屬責者親屬或屬下有所責本無契券附近鄰凡見知者為證有此二者則聽無則不聽之同貨財者泉府旅師與民相取予也出入兩平不得違法有所低昂大凡爭訟

多起于財稱責必以其証同貨財必行以灋皆所以絶訟端于始也○已上訟獄當聽不當聽之則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辜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辜

為盜賊者贓犯既明在軍若伍兩之長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親知而殺之又如昏暮為盜而所在殺之皆不科辠使盜無所容也報仇讐調調人和難而殺之使辟之者不辟而被其殺亦不科辠二者雖有訴訟不理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凶荒歲不熟也札喪民有疫癘而多死喪也寇戎寇盜戎狄相侵也三者法宜緩刑慮裁度也貶減省也盖即

無濫受民詞之意然慮刑貶三字語詞不順疑有闕文○已上省刑之事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天之立君君之設官無非為生民計也故秋主肅殺而實所以成物司寇明刑而實所以生民司民一職屬之秋官者見刑所以生民之意亦使司刑者以生民為心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登于版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

按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焉成名者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于父而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諸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

州伯蒞諸州府此即司民之所登也

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國中若干郊野若干都鄙若干詳書而總之則其數明男女異其數以為媒氏配合之本每歲死者除其籍生則書于版外内獻于王小司寇所謂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也畿外則各獻于其國君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此萬民之數通于天下小司徒所謂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也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天之所生唯人為貴也內史司會冢宰皆主會計民事之官故咸使執其貳以圖國用贊治道鄭氏曰以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徐幹氏曰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先王周知萬民衆寡之數則勤惰者可聞故周禮司寇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其重如此是以制鄉遂之法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亾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亂君之為政也户口漏于版圖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奸心競生偽端並作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制祿食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脩五刑用措其惟民數乎孝文之立三長蓋知此意矣然不能脩德愛民處之曲盡是以心不樂從終安冒偽隋唐以來

大抵如此徒灋亦何為哉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主刑書以定辠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刺者探問廉察之意官主詢察而行赦宥故以名官舊解為刺殺字非蓋此非司刺殺之官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辠

墨辠五百墨黥也刻其面以墨漬之劓辠五百劓音乂截鼻也宮辠五百刖辠五百以先後輕重之序刖辠當在宮辠前尚書可證也○刖音月斷足也宮丈夫去勢女子幽閉于

宮中殺辠五百殺辠有二或斬首或要斬及掌戮之焚辜條狼氏之車轘皆是也若司寇

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辠之輕重五刑之灋如天之垂象即舜典之象以典刑也以麗萬民之辠者民有其罪合附麗于其刑比刑書之所載也以五刑之法詔刑罰書所謂惟法惟察其審克之以辨辠之輕重所謂上下比辠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王氏曰周禮五刑之法皆五百而吕刑墨劓之屬皆千刖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弊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

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然後刑殺旄曲禮作耄惷昌容反

司刺當司寇斷獄弊訟之時主以此三法輔佐使無不中三刺解見小司寇羣臣羣吏萬民皆以為可殺而後殺之否則行赦宥之灋宥謂寛之也不識若自幼在他國而不識其父昏夜而不識其所親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以兵矢投射而誤中他人者遺忘謂心向一事而忘一事者三者皆非故犯也則隨其辠之大小而宥以寛之若辟讐之法亦宥之事也赦謂釋免之也幼弱謂未齔而未有知者老旄謂七八十以上而昏眊者惷愚謂自幼癡騃童昏者三者皆可矜也則赦而免之竟當釋放若記所謂悼與耄雖有

辠不加刑也司刺專掌比三灋求萬民之情斷獄訟之中定其當服上刑當服下刑務使之輸情服辠然後加以或刑或殺也○戲清脩反駭又該反

按舜典周禮呂刑易大傳所稱祥刑參錯不一愚嘗合而觀之辠狀之辭情真辠當則當正之以五刑有大辟肉刑二者通謂之刑在虞書為象以典刑怙終賊刑周禮五刑之灋麗萬民之辠呂刑之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易之折獄致刑也有所謂過者則在所當宥虞書宥過無大又曰流宥五刑周禮分為不識過失遺忘三者而為辟譬之灋大約與虞之流同呂刑則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使出財以償之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痛懲之以警衆又有眚災者則在所當赦虞書眚災肆赦周禮分為老幼惷愚三者亦在所赦易則謂之赦過宥罪也又有所謂疑者皐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參錯訊鞫而終不得其情

實者寧失之以與民周禮鄉士等職所謂若欲免之
呂刑則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易謂之緩
死也然虞書又有所謂辠疑惟輕者苟有辠而輕之
可也若無辠雖得輕刑亦非辜矣蓋此非犯有虛實
之疑乃法可上下之疑故比之當從輕耳二千年閒
聖經所言無不脗合但虞之金作贖刑蓋指鞭朴之
輕者而呂刑于五刑之不簡者俱正于五罰此乃世
變之不同至若易之明罰敕法此罰字亦指刑言蓋
刑罰二字亦通用也嗚呼後世之刑則與古異矣文
帝以一時不忍之心而去肉刑免肢體之傷殘是矣
然以輕辠而率死于敲朴之下是以大辟而易肉刑
也自開罰之端凡欲科歛者必假此為詞是以贖罪
為利綱也呂刑有言罰懲非死人極于病令之稍居
人上得以杖罰人者即能生殺人豈臣無有作威之
道哉至于眚災則有赦也無故而大赦縱有辠而虐
無辜將安居乎避讐之法不得已而有瑞節之與也

鐵券之賜預免其身及子孫死辠幾名不幾于誘人犯法乎且三千條律雖有明憲至議刑之時則任意出入是刑非以懲惡也反為殃民之具宥非以矜善也祇為長惡之媒所謂天討有辠者將安在哉○晧武粉反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盟音明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約劑如字○約者有事相期恐其無驗刻之以為識劑則刻其所約之辭也凡有約必有劑故大史職與此皆以約劑並稱大而邦國小而萬民凡有約劑並司約掌之

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贄之約次之

此六約字乃簡約之意謂典則浩汗摘其大而要者以示于民使之易守也神約者應祭神祇如祭法云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也民約謂征稅遷移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及仇讐既和書于謂人者也地約經界所至各有分守也功約司勲所載六等之功故號叔號仲勲在王室藏于盟府也器約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無敢僭越也贄約王帛禽鳥相與往來君臣朋友夫婦之倫于此焉定故公孫黑使彊委禽也人之所以恣情徇巳而不顧以至于踰越鬬爭而不已者不過此六者于此既定則凡邦國萬民有約則為之藏違約則為之啓誡息訟省刑之方

也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大約劑邦國約也宗彝宗廟之六彝鑄于其上俾神鑒焉小約劑萬民約也圖版圖也刻之于版以丹塡之俾其不滅故曰丹圖也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約已定矣事久違約而敢為非義至于相訟者則珥而祭司約之神開府而視約書其不信者服墨刑為其昏顯不明也若事之大者強梗大亂不服司約則六官所藏約劑之貳叅為啓辟以塞其口而服上刑則人無敢為背約不義者矣○珥音貳辟音闢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盟者有事相約恐其中背而不相托因要質于鬼神而使違約者得禍可以不煩兵刑也盟載之法者書其所盟之辭殺牲歃血加書牲上坎而埋之以示背盟則如其牲也疑會同者雖相會相同疑而不相托若小祝職所謂小會同也司盟掌其盟約之載辭與其盟之禮儀明神若小子之珥于社稷祈于五祀蓋盟有大小其神亦不同范宣子盟鄭載書曰或間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明神殛之也鄭氏曰明神即覲禮之方明木方四尺設六色而著六玉上蒼圭下黃璧東青圭南赤璋西白琥北玄璜明神有象所以依之亦通明神向明故北面詔之既盟則藏其貳以為異日背盟者攷也○圭璧二字誤當云上蒼璧或

玄璧下黃琮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犯命違犯君命也辠在不赦而有所謂盟者謂亾不可得盟于衆使不容之若春秋傳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也不信者謂人有渝盟以負于明神者則相要詛于明神使神必加禍則盟為不虛萬民犯命之盟與凡不信之詛㭒司盟掌其事與其禮及為之藏其貳故曰亦如之也○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民之約劑掌于司約而復藏其貳于此者以為盟詛之本也盖凡約劑而不信者使遂麗于法則當服墨與殺之刑矣訟而未麗于法則復使之重結盟以要諸神背盟者則為之詛盖盟重于約而詛又在盟約之後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

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詛晢古反○凡盟詛有大小其民之衆寡因之各以其地域之衆庶或鄉遂或凡閭也盟詛之時共其牲以為歃血之用既盟詛畢又使出酒脯共于司盟以祀明神祈不信者必凶

盟詛說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金有五錫青銅赤銀白銕黑金黃雖有五色而皆金也惟黃者得土之全德獨以金名五行之序土生金蓋其氣自沖和而肅清其質自凝聚而堅剛故金生土中凡土之剛者即金玉石亦金之類也于四時屬

秋其氣肅殺故金利而能割于四方屬西西方主聲故金石特為八音之綱紀此職金所以屬之秋官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戒令謂徵于所産之地及應取之時採之之灋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入其要

畿內虞衡所掌厲禁之內與夫畿外名山大川征于民之貨然此職受之物之媺惡各有所適用數之多寡萬有不齊辨其物計其數揭表其上復璽以封之既不使混雜亦不得侵沒也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槀人職所謂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攷工記築氏執上齊冶氏執下齊鳧氏為鍾㮚氏為量段氏為

鑄器桃氏為刃皆自此頒而入之也入其玉石丹青于受藏之府內府職云凡四方之金玉入焉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之藏皆自此受而入之也入其要者入計書于司會使得有所鈎攷也○已上入金之灋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金罰訟獄入鈞金及金作贖刑之罰貨罰士師聽訟時財有應入官者並入于司兵以舉累之物故不以入經用與司厲職以盜賊之任器貨賄入于司兵者同義若司市所舉之貨則入于泉府門關所舉之貨則以養老孤各有所歸也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版音板○金版王氏曰掌次言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邸謂後版屏風此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未知是否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用金石謂為兵器及佐國用或給以府庫之藏或採于所産之地皆職金掌其令故用給而害不及民也

按五金者産之于天地守之以厲禁採金鑄錢乃國家之大權而非民間之私物也故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職金掌其令國凶荒札喪則司市無征作布唯其上之操權也故缺用則開之以為公而不錮之以為私唯其非下之所有也故無征則與之以為利而不取之以為害此天下之通義也後世銀錢之科與粟帛相參取非其有征非其物倒行逆施欲無困窮急迫盜𠀤私鑄其可得乎卒之私鑄不可息而錢益濫惡盜𠀤不可除而寇益滋蔓上下俱失其利孰若舉周公之道而行之乎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掌盜賊贓物及凡有罪而收奴者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圜音玄○圜圜土也天文貫索主賤人之牢九星規圓故以取象又圜謂也收教者期其往而能反也築土為城故以土名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主拘繫當刑殺者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主斬殺刑戮之事鄭氏曰戮辱也既

斬殺又辱之蓋若髆肆之類亦通
凡囚者必戮掌囚掌戮二官相聯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盜有強盜竊盜賊謂凡殺傷誅害人公取竊取人財者

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賈音嫁

任器所用以傷人取物兵器貨賄其贓物凡盜賊必追得此為眞應給主者給主其應入官者皆有多寡數目輕重權量書其賈而揭之不以微物為人侵沒也入于司兵者任器可用則用之貨賄亦以為造兵器之用

按盜賊任器貨賄不以入九府者以其物為不義不可混于經用也必以入司兵者非徒使無棄物蓋兵主于除亂故以其所以為亂之具而還以治之是兵器為有名雖小事而曲盡其道如此或謂盜賊之任

器貨賄即與所捕之人則民爭務于逐盜豈非止盜之方而事尤簡易乎是不然此秦人尚功首虜之法驅民以利者也先王養民厚矣其有夷狄盜賊為生民患聲大義率而伐之民懷敵愾之心進死者有厚賞退生者有顯戮何假于盜賊貨物以誘之且既開此端則將唯利是赴要功生事或自相爭奪亂行干紀無所不至是豈經常之灋哉唯夫灋制未備寇賊竊發則可以此誘民使人自為戰不當計其贓物以沮跅弛之士耳○跅音托

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槀音犒齔清覲反毀齒也大約男八歲女七歲故字從七從齒

凡為盜賊者或辠未入于死或從死而減論或辠人家屬為從而連坐及女子有辠而應宮刑者皆謂之

奴男子入于皋隸服司隸之役女子入于舂人槀人以當幽閉之刑有爵者不為奴貴者不可以受辱亦議貴之義七十與未齔者不為奴亦赦老耄幼弱之意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牷音全瘞音意　伏鄭氏曰伏犬以王車轢之即軷禮也爾雅曰祭地曰瘞埋祭祀伏瘞用純色之牲即牧人所謂毛之也

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幾當作𧗼從血駹與尨同明光反　𧗼珥沈辜之牲雖雜色不純亦無害

右祭祀用犬之灋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犬有三一田犬能有俊鈍二守犬性有兇良三食犬味有美惡賈四人以相之少儀犬則執紲徒十有六人以牽之用于祭祀則辨其色用于賓客則酌其宜用于田守則擇其才性及夫畜養供奉之灋皆所謂

政治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罷音皮

收教者收而教之弗使冠飾者示其無禮不得同于成人之道也加明刑者書其所犯過惡庶其改之且以警衆也任之以事者就其所能使有所為而不至于放弛可以習勞可以執藝所以強其罷而勸之善亦使之自食其力不以無辠養有辠也

能改者上辠三年而舍中辠二年而舍下辠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辠有上中下輕重之不同舍之有三年二年一年久近之異強戾不從教是謂不能改終于此而已故亦終于圜土又或脫逃則服大辟為其復害人故除之也知悔悟而執事勤勞者是謂能改則出之然又必三年而後得與平人齒恐其畏威而假之出外而復放僻也必期其變罷為強化暴為良所以收教之方如此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辠梏拲而桎中辠桎梏下辠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辠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

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梏音谷桎音質拲音拱○凡囚者謂非賊盜而以他辠拘囚者竝屬掌囚拘守之兩手共一木曰拲木在項曰梏在足曰桎梏告也以其所犯辠過示于衆也凡囚禁者皆有梏故下辠惟梏中辠加之以桎使不得行之意上辠竊宄極惡虞其他變復加以拲使不得有為待死而已王之同族與有爵者皆不梏不著暴其辠不忍以其親貴而犯辠又不欲以國人而議親貴之辠也有爵者中辠桎上辠拲同族惟上辠則拲之中辠以下皆不施械凡此囚禁之法必至刑殺而止故曰以待弊辠也及刑殺之期必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者如記所謂王三宥之禮也有司執法無可出之路于是百姓則適于市與衆棄之有爵與同族者則適甸師氏得辠天地祖宗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鄭氏曰搏當為左傳膊諸城上之膊去衣磔之也○膊兵

各反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士之八成有邦賊諜為叛逆者邦諜敵國反間也鄭氏謂斬以鈇鉞若腰斬殺以刀刃若棄市賊諜者國家莫大之害既斬殺而復膊之所以示戒也其親其辠人五服之親也焚之者付之于火以其忘本無親不存其形王之親王有服之親也辜之者分裂其四肢以其不義無上不全其屍已上三者皆所謂辠不容于死也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辠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

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踣蒲北反足傾而偃仆猶倒死之云○肆之三日陳其尸以警衆也其他若盜賊與凡他辠而刑殺者皆肆之三日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肆之三日故杜曰亦如之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戮不屬掌戮故復申言之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髡音坤墨劓二者其刑在面使之守門與關者聖人制刑不過治一以警百門關人一相遇必見之所以示戒也囿者蕃育鳥獸之所但欲禁非時而入者無事于趨走故刖者守之宮者守內使于男女之際也髡者去髮刑重于不使冠飾而輕于墨刑使之守積皆有以用之矣先王于辠人苟未入于死必有可生之道故

猶隨才而用之其不終絶人眞天地之無我也舊說以髠為同族之犯宮刑而減之者非也蓋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為刖已下耳苟降從髠則應劓刖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音厲古隸字作隸從隶執辠人也從木從示執木板示人也司隸之事莫重于搏盜賊因執人之事故其為字若此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之法者辠隸為一等四翟為四等物謂衣服任器辨之不得相雜政令謂各有所當執之役與其敘次灋度帥其民即辠隸也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

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搏盜賊者蹤跡緝捕自有其灋罪隸皆非為之人彼自得其機軸也百官于政教禮樂政事為詳而刑罰非所尚故使皁隸積任器用時需之用畢復收之也因執人惟恐于踈漏掌于皁隸者亦因其能而使之也國中辱事若宮人除其不蠲去其惡臭蜡氏除骴之類祭祀喪紀煩辱之事如典祀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喪禮隸人涅厠之類必役皁隸者以其人猥下而多強力且有皁戾當服賤役也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四翟之隸即師氏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也變夷言翟者東南多鳥凡翡翠多出南方故謂東南夷為翟也服其邦之服者不易其宜執其邦之兵者各從其習王宮與野舍之守而使之者夷人之性朴野其戇君之義如蜂蟻然純一而不貳且以蠻夷而視中國之天子若在天上尤所敬畏者故因其自欲効忠而使之一以通在彼尊親之心一以示在此無外之意此唯四翟之隸為之辠隸不與故特言掌帥四翟之隸也

司隸所帥五隸掌事凡六搏盜賊一也積任器二也因執人三也役煩辱四也已上四者皆辠隸之事守厲禁五也養鳥獸六也二者皆四翟之事以此知司隸雖掌五隸其中自有良善辠惡之分也

辠隸百有二十人

有辠而收奴者其發遣則由于司厲收而役之則權在于司隸役而司收之則在于禁暴氏收奴之中必有多才知而能役衆人者因而為之長其員止百二十人其餘有辠者皆隸之來者無常不可以定數拘也

辠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有守者若宮正之無去守掌固司險之守及守墓厲守祧之類使令之小事即煩辱之事也百官府其胥徒皆鄉民之選有守者守禦為重其徒有不給故竝以司隸助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徬徬彌浪反○封國若家鄭氏曰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辠隸牽徬之在前曰牽在傍曰旁牽徬牛車亦煩辱之事也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十四字宜屬閩隸誤衍于此按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未有及于辠隸者蓋辠隸乃免死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密之地且宮正宮伯所掌士庶子虎賁氏之虎士司隸四翟之隸于王宮之守固自已足亦何假于辠隸又以文勢推之豈有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正脫此簡故愚直以為誤衍于此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南方夷

閩隸百有二十人東南夷閩音民

夷隸百有二十人東夷

貉隸百有二十人東北夷貉貊通

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蓋皆臣服于中國而此止于蠻夷閩貉者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為貴且東方等夷秉性善良故因其効順而以屬之司隸也然皆止于百二十人何也蓋初設為定員于後而世其事繼而來者則統其下也舊說以為征夷所獲赦其死而役之非也詳攷四隸之職唯有養獸與守王宫二事其非俘獲可知果為俘獲自當屬之辠隸若其所生子孫乃可屬此耳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宫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曰役校人役牧人役服不氏則此當云役掌畜朊一掌字夷隸貉隸云其守王宮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此亦當有此十六字𦀹鈌文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役校人養馬夷隸役牧人養牛馬中國之人能醫獸疾阜蕃教擾皆在校人牧人夷人但養之而已閩隸役掌畜而阜蕃教擾之家畜養之特易故與掌畜同事也貉隸役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不言阜蕃

者猛獸不生乳于圈檻也夷隸與鳥言貉隸與獸言者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辨鳥語者亦然夷人去禽獸不遠故能如此設官與之言者欲知禽獸之情亦育萬物之一助也閩隸所謂掌子則取隸焉者王氏曰子謂鳥所生閩隸取隸于已按掌畜掌養卵鳥則此解為鳥子理或然也

然玩其文義亦有缺文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憲者表縣示人而使之知因謂刑灋曰憲布者敷施周徧幽遠畢達之意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主禁民不得私相殺戮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主禁不服王法之人

禁殺戮之事少而顯禁暴氏之事多而微故其官與徒多寡之不同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主達王畿之道路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音娶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寐而覺也主覺以警衆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烜興遠反火照也火燭于幽隱亦豫防之意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條朴也詩伐其條枚謂枝之遠揚者以其細而條直故可以為朴用狼狼猛獸史稱豺狼當道以為惡人之喻又狼所經道物皆殘毀不整故謂物亂曰狼籍此官主辟除故以條狼名

修閭氏下士二人胥一人徒十有二人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詰音乞

小司寇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此職奉行之其徒四十人豈能徧及蓋書其刑禁之憲于民者下于方伯連

帥以及于諸侯于是侯國各為之宣布外薄四海靡不旹然凡有血氣者于天運一新之始無有不知王政之所當刑禁者而避之布憲因而廵行詰察則四海之内凡有違于刑禁者靡不畢聞于王朝矣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大事會同軍旅田役王廵守也布憲主布邦法故于合聚衆庶之時掌以刑禁號令若野刑軍刑野禁軍禁並布憲號令之

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先王之制刑豈視其民若禽獸唯欲其不見而網羅之哉常貴于曉示之使之知而不敢犯乃為民父母之心也故大司寇正月之吉縣刑象之法于象魏布刑于邦國都鄙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書而縣于門閭而復設此職專董其事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俾各憲之于所治豈有所謂不教而殺者乎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司猶伺察之伺謂密覗視之也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先王之世皆為齊民無有獨強自逞以雄長其醜類者縱而不問則寡弱者必受其陵虐固非王者同仁之政且兩不相下必至互相仇殺以成大亂禁殺戮之設所以防其微也斬殺戮者吏民將家衆僮僕私致于法或兩下相斬相殺相戮也以兵器傷人至于見血傷之重者復制之不得上聞獄大訟小有獄而強奪聽斷使不得正于王法不法之事而私和之使不得訟于公庭皆武斷于鄉曲之事已上四者以其竊君上之權漸不可長故此官告于司寇而誅之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

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撟音矯

亂若執左道以亂政之亂別為異端非誣先王之道也暴若自暴之暴謂禮教為不足行也皆以堅彊之力敢于為惡又自以為是故曰力正矯誣犯禁若偽稱制令假為符節而有所規圖以犯邦禁也作言語而不信若析言破律及造言生事以疑衆者皆主此官禁察以告于司寇而誅之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大事聚衆庶咸有禁令而復有犯之者故此主執而戮之明正其辠且以示衆使無再誤也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奚民間婦女服役于后宮者隸夷隸之守王宮者故然言出入謂出入于王宮也司牧者謂糾察統治之

不得非為有犯禁則戮之也舊以奚為女奴非也女奴主幽閉安得復有出入乎

先王之有政令禁戒期民之不犯也而兇頑之民視刑憲如飲食明知而故犯之又有姦巧之徒或造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則王法不得行民皆相率而入于衺惡此禁暴氏之設專司民之犯禁者也又周禮設官王之宮寢六官必置其司故秋官雖若無與王官之事而司隸掌四翟之守奚以主舂槀之奴者皆秋官之所有事夫奚隸在內則有內宰師氏以統之矣其出入則司牧于禁暴氏先王于給事宮壼內外之人防禦之嚴所以為端本清源之道而刑官亦有王宮之責故雖有大奸雄亦無敢恣行造亂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

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達之者刋荆棘脩橋梁自國都以至于四畺千里之内四達而無陷絶也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行人暫止之處所謂息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軍行之所止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吉行之所止皆所謂宿也井以供食用樹以為蕃蔽皆行旅之所須者循而比之自國中至于郊野使常飭治而無頽廢二事皆屬地官此特達之比之以便行人也已上道路中便于行旅之事

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涂音塗欜柝通轚音撃

客途易為暴客所陵故于所止之處即使傍近之民聚㩀之則姦細無所容其有無故翺翔而窺伺者即不闕之人搏闕舟車最易阻塞聲闕隘之處冣闕争之端其始出于爭先闕之闕至停閣經久而不通者叙而行之使賤不得面輻輳遂不得參前其有壅塞時唯交互者退之繼進者抑之或上或下一止一行即無不通矣有節者不可滯有爵者不可慢故至于所止或舟車聲互之處皆為之辟也已上賔客行旅在道之事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橫行妄由田中徑射邪趨疾踰度越道渠恐其妨稼穡裂阡陌兼為姧盗也必禁而絶之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脩除糞治也乃冬官之職道禁

若蜡氏禁刑者任人及凶服修閭氏禁兵革趨行馳騁于國中者大事貴誠敬野廬氏復比之禁之。魏子救

反○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不時謂不夙則暮不物衣服操持非常者在平日所常禁大師恐有奸人內賊及反間故申禁尤嚴也。已上國之大事治其道路之事

帝王之所以疆理天下使政教之敷施者皆藉于道路以為之傳達也周官于此特為致詳夏官有司險合方氏主達天下之道但治其大畧而已比野廬氏則主達畿內之道路蓋侯國皆有是職故主其細夫行旅之人莫便于宿息井樹則為之比莫不利于舟車轚互則為之叙巽方之人率為暴客姦細之所窺伺則為之守至于禁横行徑踰則道路嘗正而不衰禁不時不物則行人嘗清而不亂雖有迢遞遠行而

常如由于堂階閒矣國語單襄公使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氏掌除骴骴音恣。鄭氏曰骴死人骨及禽獸之骨也除之者常時揜而埋之不令暴露于溝壑道路也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音涓不蠲不潔非止于骴也

刑者黥髠劓刖之屬任人坐圜土保任于外服明刑而執役司空者凶服執器衰絰之人大祭祀致其精明之極大師危事期于吉祥大賓客貴肅敬然不當見此凶穢不祥之物刑戮凶服之人故州里至郊野

禁絶之（禁）

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揭音竭）

行旅之人或獨行無伴不幸而有暴疾或饑渴寒暑而死于道路者則令其涂地之人瘞埋之置揭揭者恐日久使不失其處也書其日月使有稽攷也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謂所死處之有司使其家人可識認也

掌凡國之骴禁（若月令孟春掩骼埋胔不止于死人也○骼音格胔即骴也）

此職專掌潔清道路之事蓋野廬氏分職也夫胔之在道其惡臭不可聞其慘怛不可見而于同類則尤

有甚于物者非特生者之所不宜而亦死者之所不安故其職獨重于人誠仁政之一事也蜡字從虫從昔謂虫死停久臭腐為蠅蚋所集命名于此亦不忍斥言之意其始死者不特埋之必待其人令有所歸也國之大事則冡辟夫不祥亦清除之事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沉者　阱穿通音淨擭音畫

水十百相冓謂之溝水之所會謂之澮水之大竇謂之瀆陂障之水為池夫溝瀆澮池本為國大利也而小民恒挾其私智為利已害人之事故或以旱而為匽上流不恤他人者有盜人之水以自利者有決去

人之水以稿其苗者或以潦而曲為堤防以病他人者或決已之水而注之人者或決人之堤而淹沒之者至于因一竇之開成滔天水患一時之障至百年湮塞其為害于國稼大矣故雍氏專掌禁其事也穽地為穴如井以陷禽獸謂之穽穴中設木如鹿角以載禽獸使不能跳躍謂之擭春令為阱擭恐禽獸之出而害苗也與大司馬夏苗意同為溝瀆者以春方資灌溉故為之以利于民秋則塞阱杜擭恐其或陷害人也至山中為苑囿惡其專利澤中毒水以取魚必至盡滅其類惡其非禮戕物且恐害人故并禁之也按雍古文作邕為防水濱障塞之意此雍氏主凡田野開鑿閉塞之事而以雍命官者民害莫大于壅塞水利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

若盗决堤防阻絶有利溝渠私渡關津與鄭氏所謂水中害人之處及非時入水捕魚之類

幾酒謹酒

用酒有時酒誥惟祀兹酒及鄉飲酒昏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幾者察其不當用而用或酒正之出入非法也飲酒有節酒誥有政有事無㶟酒記曰終日飲酒而不醉焉謹者戒其當飲者而勿過若抑戒既立之正復佐之史是矣呂氏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至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㝡初禁酒恐人沉湎浸漬傷徳敗性不過導廸民㶟防閑私欲之意及其再變漢文帝為酒酺景帝以歳旱禁民酤酒恐以有用為無用而民食不足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其設心不過令私家不得擅為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禁人飲酒後來惟恐

人不飲酒也

禁川游者 謂其私渡關津要害故禁絶之舊說雖習于川游必有溺而死者莫若禁之為無失亦通

萍氏掌水禁而兼酒者酒亦水類也夫水所以載亦所以覆酒所以為人合歡而溺則生禍命官曰萍取其浮水面而不沈且本草著其能勝酒則載于水而不為害用于酒而不能溺周公之取類也何其深切哉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寐而省曰寤官以司寤名謂常覺而不寐也

夜則衆人皆寐奸盜恒乘間而出故立為行夜之人以相更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動于極靜之時

所以為預備之道也夜時冬至之夜五十九刻夏至之夜四十一刻猶今五更也夜士行夜檄候宮正夕擊㰌而比之脩閭氏國中宿互㰌之類以星分夜者以星見為夜時星没為晓時也自始夜至半曰宵日未出曰晨其晨侵于夜而行者暮侵于宵而行者不可測其奸非也故晨行者禦之以待旦宵行者禁之而不得行夜遊者盤樂逸遊俾晝作夜為非之端且妨衆人之息故嚴禁之三者皆所謂夜禁也司寤氏以此詔夜士守巡之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烜興絹反齍音資○夫遂謂木燧也以木燧鑽木于日中則得火夫字未詳蓋或木字之誤鑒水晶鏡也照于月則水滴而下然今人以火鏡照日亦得火即水晶鏡也

以方諸照月亦滴水即蚌之珠也此言燧鑒者用其盛者耳

取水火于日月以其陰陽之精未經人用無所汨亂清明純一故曰明以明火爨粢曰明火以明火爇燎曰明燭以明水共玄酒曰明水聖人祭祀所以致潔誠之至也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大事有昧爽或及暮者司烜共燭以為明墳鄭氏作蕡蓋以麻骨為燭燭幹易燃不滅令人多用之于義為通墳燭執于兩階者庭燎即大燭設于庭及門外者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脩火禁解見宮正彼言春秋于義為備

國中火禁恐有失火之虞亦先事而戒也軍旅脩火禁軍中尤宜慎火也火之政令本屬夏官司爟而此

復脩之者以刑官主禁戒之事也

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竁昌絹反

凡有辠或誅責或戕殺若徇罰朴罰憲罰之于市明刑于朝大辟于市火顯示于人欲以警衆之意唯宫刑以下不可以風故于屋中誅之即勝國之社之屋也蠶惡風風其室周密因謂刑者為下蠶室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為見故為之明竁竁穿穴也謂穿屋以霤光若今明瓦然如穿穴之有光故曰明竁也

按明水明火秋德清明之象蕡燭庭燎主司照而亦以察奸明竁用刑所須火禁刑官禁戒之事故秋官特設此職云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

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士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趨辟則兩兩相偶夾馳道而在前也執鞭所以為威公則六人而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蓋亦各有條狼氏故幷著于此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凡誓大將主之條狼氏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轘音還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僕右車之右殺斬也馭車之御車轘車裂也二者王與大將驅命所繫故刑之特重或謂古無車轘之刑

然觀古者皋人不弩而甘誓所稱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政汝不恭命予則弩戮汝者蓋軍灋與平常自不同也大夫參將而下也軍令貴一故以順命為上孫子法曰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此兵之大忌故有不關白于大將者鞭五百師謂大師主執同律以聽軍聲有失悮則鞭三百即書鞭作官刑也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天時者軍事所重其有失悮為皋大矣故殺小史凡軍事佐大史其皋差輕故服墨刑也其

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故此所謂誓專主軍旅而言觀書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皆主軍旅之事可見矣此本夏官之事而掌于此者兵刑本一事也然所誓止于此蓋皆主官中領袖而言其他馭士之法與僨軍之誅則自有司馬之法故不繫于此也又按訝士邦之大事聚衆庶則

讀其誓禁指田役之類即月令田司徒北面以誓之也田役之事比師旅為輕故詡士司徒掌之又祀五帝冢宰掌百官之誓戒司寇涖誓百官郊特牲卜祭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祭祀之事亦與軍旅不同冢宰司寇自為之故皆不屬于條狼氏也又曲禮約信曰誓書顧命恐不獲誓言嗣盖誓又為戒辭通稱也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粥音育○國中城郭中也互即梐枑一名行馬所以斷行人欜行夜所擊以巡警宿謂擊欜守互之夜士粥養也謂起徒役外遊養之羨卒也追胥追捕盜賊而竭作也宿互欜與追胥者有在否勤惰勤而得獲者宜賞惰而失脫者宜罰然脩閭氏比之也

○禁徑逾者與以兵革趨

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徑踰已下三者並姦非之人若無故而為此者徑踰則傷禾稼兵華趨行則惑衆騎乘馳騁于國中則傷人故並禁之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惟執節者不幾寇戎裁喪等防姦非乘之以為變令各里之人守其閭互以斷出入則姦慝無所容有節者不幾通使命往來也

凡巡警之事王宮之比宮正掌之國門之守司門掌之國中九經九緯之道不可無備也二十五家為里里有門曰閭閭有宿互欜一有緩急守此足矣故特設脩閭氏專掌其事以時比而脩之有故率而令之闔扇梐柩道皆險也國粥追胥人盡兵也所以姦慝無自而匿秋官之設豈止刑獄之事而已哉

按聖人于秋官之設屬恒主教于未然防于無形民之道貴柔不貴剛禁殺戮皆強梁武斷之事也人之

從善當奬勸而不可以阻尼禁暴氏皆以姦慝犯禁而不成人之美者也道路河渠之紛紜不良之所逞也深山大澤幽夜之中藏奸之所也水火有大利而亦有大害不可以不防酒者人之所大欲而亦有大禍不可以沈溺則有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相與錯綜廉察則亂何自而生哉百辟之守莫大于王宮后宮與王之出入也故内宰宮正既掌其政令矣而守王宮之隷執事后宮之奚禁暴氏復司牧之大僕虎賁既掌其前驅趨辟矣而條狼氏復趨辟之蓋以王者動止之處必以刑官臨之則人自知警畏也國家之政莫大于祭祀器紀軍旅賓客也故鄉遂縣方士既各掌其禁令而戮其犯命矣而野廬氏蜡氏復掌其道禁禁暴氏戮其犯命者條狼氏掌其辟誓蓋國之大事必以刑官涖之則人心自肅然也萬一有奸盜竊發或鼻人脫逃則有脩閭氏之法人盡兵而道皆險何地可匿何路可脫哉故周公

設官以不知者騐觀之若繁而不整然詳攷之必各有所司則其心精專而事益嚴密乃知其繁而理雜而不越也

周禮傳卷五上